



壽
州
道

僖公元年冬莒人來求賂

附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
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
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
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
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
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

文公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附國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殺烝原
公相禮范子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
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
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弟聞乎郊禘之事則有
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殺烝今
女非烝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
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
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戍
翟則有體薦夫戍翟冒沒輕儻貪而不讓其血

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嘉味故
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
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
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遵
修其簋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豆淨其
中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
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子然
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飲也將以講事
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飲以
顯物宴以食好歲飲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

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
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
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和同可觀財用
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
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
修執秩以為晉法

僖公二十五年

附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欲壅
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隨山
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
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
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波唐污庫
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
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
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之匱之患故
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

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隨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燿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

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妣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肩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雖衰祀節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愾淫之心聞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揜替隸圉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

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
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屑至于今不祀及其
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於
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
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
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也其
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
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
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
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佐

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
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
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
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
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
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
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
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
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
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

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先王室以逆天休王文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猷畝由欲亂民也猷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

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徽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墮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周書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

復王位作天子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天子
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其不遂歸
告公曰天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
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
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
能曠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天子稱曰吾聞王子
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
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
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懼盡忘吾其度師曠曰
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周行

不知勞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天下
施闕道路無限百姓說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
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
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應之曰如舜者
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
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
好與必度其正是之謂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
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
於商既有其衆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
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

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
君公何以為尊何以為上王子應之曰人生而
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
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
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
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
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
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為帝師曠罄然又稱曰温
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
參天子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

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
舜而誰能師曠東躡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
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躡是以數也王
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
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
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
國弗愁道遠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
之乘車駟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
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時詩云馬之剛矣
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塵塵取予

不疑以是御之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為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汝賤我乎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問汝知人年長短告我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天所汝慎無言禍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發明王子晉靈王長子景王之兄也生有神聖之姿使得嗣位則文武復生宣王不足數矣無如

周不再興哲嗣早世景王以後庶孽之禍益甚豈非天與故輯其遺言軼事于子朝之亂之前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哉

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

附國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

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

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
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
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
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
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
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
言聽明則德昭聽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
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
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
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

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
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
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
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
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
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隱之度出
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
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
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
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

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
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
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
尚宮匏竹尚義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
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
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
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
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
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

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
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
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
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
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
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
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
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
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
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

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鐘
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
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
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
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
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
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和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
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
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

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
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
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
寶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
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
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閒
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氣也二
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
閒林鐘和轉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
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

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罇昭其大也大
鈞有罇無鐘甚大無罇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
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
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
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
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
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
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
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
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

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
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
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
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
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
之當長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戌于牧
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太簇之下宮
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辜故謂之宣所
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

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擾柔容民也

惠公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附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幼而貴隱長而卑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惠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附 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文公十五年

附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

利子於外之寬者於外寬地以利子也對曰夫位政之建也

建立也此位謂爵也言爵所以立政事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

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

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

將易而次為寬利也下而而汝也為欲寬利汝也夫署所以朝夕

虔君命也言朝夕者不宜遠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

利故而易其次先臣父祖之官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

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臣有罪則請歸祿與車

廉而去其唯里人之所命次里人里宰也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公弗

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善守職也其可以

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成公十四年秋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附周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

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告周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

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觀之幣薄

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

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難距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且

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

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也給供故

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予也舍不予也其喜怒取予也亦議

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賞其人

罰當其罪
是為德義

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

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

在賓為介介上介
所以佐相禮儀

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文公十八年

附魯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仲孫屯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

愛吝也
華榮華

也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

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

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

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

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

升之布

子服即宅也八
十縷為升

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

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宣公十七年

附魯語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欲犇欲與之

邑弗受也卻犇晉卿苦成叔也以妻故親聲伯故欲為請邑以予之歸鮑國謂之曰

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

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任勝也重莫如

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非德不任國棟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

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國晉魯也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

余恐易焉疾痾也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

而欲上政位為下知而欲專國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

其君驕而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勝敵也楚也大夫種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者

三

童之屬
為大夫

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

無所始

言卻氏多怨
民所始伐也

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

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

有釁吾不圖矣

釁迷也言鮑氏若有
禍兆吾不能豫圖之

今子圖遠以讓邑

必常立矣

成公十七年

附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

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

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

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

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返何以後

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

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

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

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

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
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
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
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榿聞
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
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
也

辨按仲嬰齊或係歸父之子亦未可知若公孫
嬰齊乃叔胖子聲伯非此仲嬰齊也經文明有
二人何得混而為一乎

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

附穀梁傳常事曰視無事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境

莊公二十七年

附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

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
行避內難也君子避內難而不避外難內難者
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
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廢公季子起而
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
忍見也故于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閔公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附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

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蓋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襄公七年

附說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

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
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
于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
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
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
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襄公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

附新序孟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徒鐘石之

懸不移而且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

與我家富獻子曰我家其貧惟有二士曰顏回

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

耳我盡于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

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

子之富可著于春秋

按顏回去孟獻子甚遠此或姓名偶同

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

己錄

襄公二十五年

附公羊傳信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

曰季子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

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

朱于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

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

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

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

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

子之富下著于春秋

蓋此語與子同
外錄曰去孟熾子也

為富好嗾人必以金王為富小子曰孟熾

且外盡于此矣客出宣子曰然哉子必以善

茲無靈昔對外味安平百數味而此二書

與外者富熾子曰亦者其貧也育二士曰既回

戀不休而且熾子曰富熾者宣子曰子之者

附熾者孟熾子也子晉宣子顯之三非難五之

襄公二十五年春宋向為來朝

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于
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
加之以鈇鎖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
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
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
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裨受高子曰
有夫不詳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
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
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

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
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
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
之器未之能以出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
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
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
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
哭以人為菑以帑為席以鞶為几以遇禮相見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襄公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附穀梁傳作叔俛季孫意如曰叔俛無病而死
是皆無公也此天命也非我罪也

襄公二十九年冬十月鄆潰

附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昭公出奔
民如釋重負

哀公二十四年

附禮記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哀有若曰為
妾齊哀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哀公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

禮

附禮記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
焉閹人以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殿
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閹人曰向者已告矣曾子
後入閹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
等而逆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
矣

哀公二十七年

附史記哀公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
勝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己錄

定公八年

附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賊而鋟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

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
駮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
然而甲起于琴如弒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
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
夫孺子得國而已如大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
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即而至懂然後得免自
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桓公三年公會杞侯于郕

附桓公七年焚咸丘公羊傳曰郕婁之邑也穀
梁傳曰其不言郕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

已錄者檢
考

僖公二十二年春伐邾

附檀弓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

文公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

于邾

附按納捷菑者公羊曰卻缺穀梁曰卻克

襄公元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

附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貽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

討

禮記檀弓魯婦人之壻而弔也蓋自戰于臺駘始也

襄公六年莒人滅鄆

附穀梁傳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

祀滅亡之道也

公羊傳曰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矣

哀公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
沂之田而受盟

附穀梁傳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
西未盡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於句繹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成公九年

附檀弓諸侯伐秦曹桓桓當作宣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附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

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
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文公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附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

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
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
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
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
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
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獮
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

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昭公二十五年秋書再雩早甚也

附定公元年九月大雩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

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
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
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
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為其時窮人力盡是月
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
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
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
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

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
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
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詔託而往也必
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盡然對雪書之五也何為其報入也蓋是月
月書之五也月之為書之五何也其報入也
非五何也手擊未盡入也未也何也雪也書
殊大雪非五也冬大雪非五也林大雪書之為
胡與公六年六月大雪燦紫報雪月書之五也
昭公二十五年春書再雪旱其也

僖公六年

附按論語微子去之不過行遯而已未嘗奔周
也微子已遯矣武王克商時又安得有面縛銜
璧之事故或曰奔周或曰面縛皆傳之訛也宋
儒王柏謂面縛銜璧之事必屬武庚蓋入商之
時紂以自焚武庚嫡冢父死子繼則武庚此時
已為殷君力不敵周故衰經輿攔造軍門而聽
罪此事理之最確者

僖公七年

附呂氏春秋荆文王曰覓僖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于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于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于上世也

於子母以妾為妻
母使婦人與國之

僖公九年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

附公羊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
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
叛者九國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
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
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
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
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見妾而
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

此段文字與前卷同

於此上壹册天子之禁曰世襲泉母諸縣母昌
之禁姑蘇之出禁上之盟則其而不歸書曰
遠禁則盟不日此所以日美之也為身天子

齊晉之國

而聖晉以人黃入出禁上之會則公靈而保之
公羊辭晉之會則公靈而保之
公羊辭晉之會則公靈而保之
公羊辭晉之會則公靈而保之

此以下再考

僖公十九年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

附韓詩外傳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納

漿甯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

我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

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

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

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

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見妾而

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

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子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譖日之役者有執蹠廐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仲曰子和言伐

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管子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

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子對曰臣
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
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
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韓非子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
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
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
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管子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
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

不朝請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
氈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
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瓊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
而不見於手合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
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
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
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
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
辟千金者瓊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崑崙之墟
可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

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遠之有
膏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
之民俗為緜公服緜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
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
農事而作緜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
緜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
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
其民為緜十三年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

卷之二